

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价值和目标吗？
除了追逐金钱和爱，除了对家人的关怀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澳] 彼得·辛格 著
Peter Singer
周家麒 译

HOW ARE WE TO LIVE?
生命，
如何作答
利己年代的伦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澳〕彼得·辛格 著

Peter Singer

周家麒 译

HOW ARE
WE TO LIVE?

生命，
如何作答
利己年代的伦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76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澳)辛格(Singer, P.)著;周家麒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301-20397-2

I. ①生… II. ①辛… ②周… III. ①人生哲学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3023号

HOW ARE WE TO LIVE? Ethics in an Age of Self-Interest by Peter Singer

Copyright © 1993, 1995 by Peter Sing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ustrali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

著作责任者: [澳]彼得·辛格 著 周家麒 译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397-2/B·10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7.75印张 206千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在一个功利滔滔的世界上 如何生活得有意义？

（代译序）

何怀宏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1946—)是一个不需要多作介绍的学者,作为一个“动物解放”的首倡者和动物权利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界。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直接和明显的。其《动物的解放》(*Animal Liberation*, 1975)一书,被视作是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开创性经典,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其《实用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 1979)一书,也常被用作应用伦理学的教材。他早年在牛津大学留学,后在澳洲与美国等地的大学辗转任教,曾担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1999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的讲座教授。

《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How are We to live? —Ethics in an Age of Self-interest*, 1993,直译书名是“我们该如何生活”,在此是采用本书的译法)不是辛格最著名的书,但却抓住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在一个利己主义的时代,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过一种伦理的生活?辛格的答案是:我们能够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所谓伦理的生活,就是以特定的方法,对“我该如何生活”做自省,并依照自省的结论过生活。那些选择过伦理生活的人,对世界造成了有益的影响,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创造出过去未曾察觉的意义。

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变得比做这个抉择之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这种伦理的生活就使他们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跨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人们会发现,过伦理的生活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实现。

辛格的事实判断显然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追求功利、自利甚至自私的年代。而伦理学的任务不是要适应这个时代,或者张扬这个时代的实际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是追求功利,尤其是经济和物质利益;一是对这种物质利益的追求还主要是对自己、自我利益而非他人或社会普遍利益的追求。辛格的伦理价值判断是认为人也应当关注精神生活,关注他人与社会。不过,他的最终理据看来还是较倾向于目的论或结果论的,甚或更具体地说,可以看做是一种功利主义与自我实现论的结合。而且,他希望建立一种在宗教之外,甚至对政治也保持某种距离的、比较独立和单纯的伦理学。尽管他也诉诸“可普遍化原理”,但还是不仅想超越耶稣的教义,也超越康德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的中心观念不仅是集中于行为及其规范,而且还是生活价值与理想。他的确也还是比较乐观,寻求一种全社会的比较彻底和激进的道德变革,相信能够把这样一个自利的社会改造过来。

提倡一种一方面不和一种特定的宗教,甚至完全不和宗教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和政治保持距离的伦理,这的确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种道德可能,为达成更广泛的伦理共识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恼人的政治制度还横亘在前呢?而去掉宗教,是否也将失去特定道德传统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和权威?辛格似乎过分强调个人生活,而且是世俗生活。这在一个基本制度打点得较好、总的宗教信仰气氛传统上相当浓厚,而不同教派和教义又分歧较甚的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则可能还会更优先地关注制度伦

理、政治伦理,同时也有一些人更重视呼唤精神信仰和呼吸属灵的空气。

辛格批评康德所持的人让自然的生理欲望服膺于普遍的理性才具有道德性的观点,也不赞成弗洛伊德所说人的生活是由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之间的冲突所构成的观点。他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遵循伦理的生活一定是一件不舒服、自我牺牲,却往往没有报酬的苦差事。”由此他表现得似乎倾向于开始一种功利主义,甚至有点快乐主义的劝人行善的教导。但我怀疑这种劝导没有充分认识到道德与利益的冲突一面,或者将化解这种冲突看得过于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倒有可能是康德更对,他对人性的认识也更透彻。对多数人来说,不仅将追求精神和服从理性作为更高的价值目标是一件苦事,永远是苦事,甚至仅仅遵循规范也经常需要大大加强道德理性和意志来约束物欲与自利。

许多人直认自我逐利是最大的快乐,而辛格等一些道德家则希望劝导他们转认节欲利他为最大的快乐或利益、幸福。但这一劝导可能说服不了多数人,而且容易将道德的根基混同于开明的自利。在道德上走向现代的功利主义可能是肤浅或者说不必要的,走向古代的快乐主义就可能更加肤浅和不必要。当然,这种道德观点和立场对多数人可能比较有效,但是,对恰恰是最有可能过辛格希望的那种生活的少数人呢?这少数可能会不满足,乃至很不安于辛格主张的这种结合功利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这种自我实现依然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利”),而恰恰是这少数最有可能构成社会道德的先驱或者说精华。不仅是功利主义或快乐主义,甚至整个目的论的立场都可能不足以提供对所有人而言的根本的和坚强的道德理据。

换言之,要真正抵御或节制社会的功利滔滔,还不能仅仅以“利”

抗“利”，即以开明的自我利益或者社会利益抗衡无止境的自利追求，最根本的可能还是要以“义”抗“利”，承认还有一种比“利”更优先的东西，或者说独立于“利”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当视作具有一种客观普遍性的道德原则、道德义务。的确，要所有人甚至多数人都放弃“利”的主要价值目标可能是不容易的，但是，要求所有人不管追求功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都应当遵循某些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承担必要的道德义务，这却是很有可能办到的。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能会有忧伤和遗憾：虽然人们“求之有道”，但还是连“君子”也不得不“爱财”；即在生活的价值追求方面，社会可能还是“功利滔滔”。就像辛格所说的：主导社会主流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允许（其实是鼓励）公民以追逐个人利益（一般的意义下指物质的财富）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传统社会其实常常是通过等级架构和少数统治来防止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即将常常是借助社会政治结构来将更重精神的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导价值。但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太可能了，它也有违于已经进入我们的道德信念的平等和自主的原则。那么，面对一个功利滔滔的世界，那些更重精神生活的人们将何以自处？

这可能不是对所有人，而只是对某些人提出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可能正愿意做这样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和收获者。但还是有一些不安于、不屑于或者不满足于功利目标的人，他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希望过另外一种不是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生活。他们能怎么办？他们大概不应当，也办不到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都统一到自己的观念上来，更不宜以强行手段来这样做。而他们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功利的，即便过清贫生活的隐士，也需要一些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虽然人的必需品其实本来比人们预期的要少，

尤其比现代人预期的要少。更进一步的话,他们也还需要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甚至也不排除一些人先通过功利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即通过首先“获取”来保证随后的“放弃”。就像最早的一批用企业成就来响应上帝呼召的新教徒一样,这样一些人先是取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后来才是取得了上帝眼中的“成功”。前一种成功不易,后一种“成功”或许更难,但却是在一念之间。而如果这样一些生活的示范和感染效应越来越多,就有可能淡化社会的功利和物欲,甚至使之不再成为主流。

辛格的伦理学观点和我的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他所处的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环境也相当不同,于是会有强调重点和理论立足点的差异,但在向善的精神上,在希望这个社会摆脱过分的功利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辛格这本书引用了许多思想家的观点,也分析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个案,尤其是其中体现的反省我们生活的精神,将使我们获益良多。故而我愿大力推荐这本作者用生命用心作答的书,因为它是在不断热烈而又思索地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非仅仅满足于富足的生活,这“好人”的意谓就是我们每个人也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走出自我的藩篱,并且不沉湎于功利。而我们能够认真这样做的话,不管最后我们能在这条向上的路上走多远,都无疑能使我们的生命比以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从而赋予我们的生活以一种更深刻的意义。

致 谢 辞

我要向许多人致上我最深的谢意。出版社(Text Publishing)的 Di Gribble 率先主张这类主题书籍的出版时机已经成熟了;该出版社的 Michael Heyward 看完书稿后,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感谢澳洲研究委员会的赞助,使 Margater Parnaby 得以提供兼职的研究协助、资料搜集、文献查证,并在每个工作阶段提出恳切的评论。她的付出为本书枯燥的架构注入了生命。参与本书阅稿的 Aaron Asher, Stephen Buckle, Paola Cavalieri, Lori Gruen, Helga Kuhse, Shunici Noguchi, Julian Savulescu, Renata Singer, Henry Spira 和 Tomasaburo Yamauchi, 也都热心地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由于这些朋友集体的努力和付出,这本书才能以更优美、更完善的风格呈现在读者面前。

序 言

生命的价值何在？除了金钱、爱和对家人的关怀之外，还有值得生我们追求的事物吗？谈“生命的价值”这个题目，难免有一点宗教的意味。那些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听了，却会有一股不安感，生怕自己错过了一些可以填补生活意义的东西。这一类的人，通常也不会对政治信念有很深的承诺。宗教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的地位，已被充斥于 19 世纪的政治斗争所取代。对世界现代史有过反思的人，已不再相信单靠政治就足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生活理想何在？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像哲学的起源一样古老，却又是当今环境中最迫切需要的。**我的答案是：我们能够过一个合乎伦理的生活。伦理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跨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发现，过伦理的生活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实现。**

如果我们暂时把自己从目前的处境中抽离出来，以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和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你会发现，找不到生存价值这个想法显得有些荒谬。毕竟，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这本书快要完稿的时候，联合国为了确保粮食援助送到饥民的手上，派出和平部队进入索马里。联合国的努力虽然功亏一篑，但至少，这个举动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象征：富有的国家已经做好了准备，愿意帮助那些远在千里之外挨饿和受苦的人。如果我们能从这一次的事件中学到教训的话，日后的援助行动或许会有更圆满的结果。或许，我们正迈入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生活在这个新时代里的我们，不会再坐在电视

机前,眼睁睁地看着饥饿的孩子饿死而无动于衷。我们关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那些耸动的、有新闻价值的重大危机,其实,那些规模较小、层出不穷、同样令人惨不忍睹的情境,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以防范。这样的任务纵或艰巨,但对那些缺乏有价值的生活目标的人而言,它只是诸多急切志业中的一个而已。

问题在于,多数人对于过合乎伦理的生活是什么模样,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所了解的伦理,是一套限制我们行为的规则系统。他们没有把伦理领会成一套用来思考如何生活的基础。他们多半过着利己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自私自利,而是因为舍此之外,剩下的选项似乎都是迂腐的、尴尬的,或者毫无意义的。他们看不到自己对世界可以产生影响的地方。然而,即便是看到了,他们也会觉得兴味索然。在没有经历一场宗教式的转化之前,除了追逐利己的物质满足以外,他们找不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过伦理的生活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困境的活水源头。这本书的目标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可能性。

仅是提出这个可能性,就足以为我招来过度天真的指控了。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书的第四章到第七章,会从各种途径来讨论这个主张。还有人说,不管人性本善或本恶,在当代西方社会,理性或伦理的论证已经走到技穷。当今的生活已经狂乱到让人对改善绝望的地步。一位出版商看完这本书的初稿,指着办公室窗下的纽约街道说:“下面有一批人不顾死活地闯红灯。你这种书凭什么改变一个充满了这一类人的社会?”没错,如果一个社会里都是这种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把别人的生命当儿戏的人,人类已经无可救药,甚至可能得面临存亡绝续的关头。可是,演化的趋势自然会把那些如此狂乱的人淘汰掉。任何时候都难免会有少数这一类的人;这一类

人在美国大城市里的比例远超过其他地方。其实,真正不成比例的,还是媒体和大众对这种行为的渲染夸大。炒作新闻的花招已经是众人皆知的老故事了。一百万个人日复一日地做善事不是新闻;一个在屋顶上大开杀戒的狙击手才是。我写这本书并没有闭门造车,无视社会上的确有一些邪恶、暴力和非理性的人,但我坚信,我们不应该抱持“其他所有人也都是天生邪恶、暴力和非理性分子”的信念过日子。

不管怎么说,即便我的估计错误,社会里的狂乱分子比我认为的还多,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抉择吗?对利己的惯常追求,无论是就个人还是集体来看,都是一条必败无疑的死路(我会在下一章说明理由)。伦理生活是取代利己追求的最根本选项。决定过合乎伦理的生活,比以传统的方式投身于政治,可以发挥更深远、更强大的影响力。有自省力的伦理生活,并不是严格地奉行一套“应该或不应该”的行为准则。所谓伦理的生活,就是以一个特定的方法,对“我该如何生活”做自省,并依照自省的结论过生活。如果这本书所提出的论证是健全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过不道德的生活,且不能依然无视那些大量存在于世界上的不必要苦难。一厢情愿地怀抱着期望,认为有自省力又具有伦理态度的少数人,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量,足以扭转当前对利己本性以及它跟伦理学之间关联的流行意见,未免过于天真;但是,当我们环顾混乱的世局之余,对成功抱持着一份乐观的希望,似乎也是值得一试的。

无论个人经验要通过多少层学术理论的过滤,每一本书都反映了作者的个人经验。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是在念墨尔本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时候开始的。我的硕士论文《为什么应该道德?》(“Why Should I Be Moral?”)也探讨相同的主题。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检视了 2500 年来诸位哲学家所提出的答案。

我做出一个勉为其难的结论：他们的答案都不能让我满意。毕业后的25年，我陆续在美、英、澳三国的大学教伦理学和社会学。在这一个阶段的前期，我投入过反越战运动。这架构出我第一本书《民主与公民不服从》（*Democracy and Disobedience*）的背景，该书探讨公民不服从不正义法律的伦理议题。我在第二本书《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中主张，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动物解放》是导致世界保护动物运动诞生与成长的推手。我在世界保护动物运动里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触发改变团体的一个活跃成员。许多以强烈伦理诉求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例如，援助发展中国家、难民援助、自愿安乐死合法化、野生动物保育和一般性的环保议题，我也都以哲学学者和一般成员的双重角色，积极地参与他们的日常事务。这些活动除了让我有机会认识那些为了伦理理想，而奉献时间、金钱或牺牲私人生活的朋友外，也让我对伦理生活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

硕士论文完成后，我着手写《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为什么要道德地行为”。同时，我也触及了《扩展中的道德圈》（*Expanding Circle*）这本书里有关伦理和自私的主题。如今，再次回到伦理和利己之间关联的问题时，我已经在实务经验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和论著方面，奠定了扎实的背景。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道德地或合乎伦理地行为？”那么我将给出一个比早期论文中更果敢也更正面的答案。我可以毫不迟疑地举出实例，说明那些选择过伦理生活的人，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也为自己的生命创造出过去未曾察觉的意义。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的生命变得比做这个抉择之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

彼得·辛格
于1993年1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终极的抉择

- 001 伊万·博斯基的抉择
- 008 盖吉兹指环
- 010 所为何来?
- 013 历史的终点抑或世俗伦理的开始?
- 019 伦理与利己

第二章 我的好处在哪?

- 023 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
- 030 社群的失落

第三章 竭泽而渔

- 040 卢梭或亚当·斯密?
- 044 坐吃山空
- 049 亚当·斯密何以没落?
- 051 等到何时?

第四章 孰令致之?

- 059 堕落的本能
- 061 亚里士多德的致富之道
- 063 商人能讨上帝的欢喜吗?
- 070 马丁·路德的呼求和加尔文的恩典
- 073 宗教与俗世的交会
- 081 消费者社会
- 082 枯萎的绿野
- 086 里根年代:“致富有理”

第五章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 092 自私自利的生物性根源
- 096 幼有所养
- 100 近者亲,远者疏
- 106 泛爱众而亲仁



第六章 日本人如何生活

116 日本:一场成功的社会实验?

118 以公司为伦理社群

129 自我与群体

第七章 一报还一报

139 亲其所亲

152 一报还一报的进阶策略

162 利己与伦理:未完成的结论

第八章 伦理生活

164 乱世英雄

170 老干新枝

177 人们为什么会做合乎伦理的行为?

第九章 伦理的本质

181 一个宏观的角度

185 男女有别的伦理观

190 耶稣和康德:为什么应该道德的两种观点

197 超越耶稣和康德:寻找终极的答案

第十章 生命的目标

205 西西弗斯神话和生命的意义

207 家庭主妇、澳洲原住民和饲料鸡

212 爱拼才会赢

218 内在之旅

227 超越的目标

第十一章 美好的生活

233 花生推手

240 理性的天梯

248 迈向伦理生活

251 注释

第一章 终极的抉择

我们都该扪心自问：我把伦理摆在生活中的什么地位？在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问自己：我所认为的“美好生活”，就完整的意义而言，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终极问题。你等于在问自己：我真正羡慕的生活方式是何等模样？等我老的那一天，当我回顾一生时，我希望看到什么？

伊万·博斯基的抉择

在 1985 年，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是华尔街知名的“套利交易大王”。套利交易就是以收购为目标，通过公司股票进行投资的特定交易形式。1981 年，杜邦买下康菲石油时，他赚进 4 千万美元；1984 年，雪佛兰买下海湾石油时，他赚进 8 千万美元；同年，德州石油买下盖提石油的时候，他再赚进了 1 亿美元。博斯基在这段期间虽然也有不少亏损，但实际的获利仍然让他荣登《福布斯》400 个大富豪之一。据估计，他个人累积的财富高达 1 到 2 亿美元之间。^①

博斯基凭着灵活的头脑，成就了不可一世的声望并获得相当程度的敬重。他的声望一部分来自他所掌控的庞大财富。“伊万这个人，”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有本事在早上七点钟，把美国任何一个 CEO 从马桶上叫出来谈事情。”^②造成博斯基声望如日中天的另一个

原因是,他引进了一套“科学化”的投资途径。他使用一套自称在精密密度上与美国太空署(NASA)不相上下的沟通系统。除了各大财经杂志不断有他的专栏报道外,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生活版。他穿着入时,顶级的西装上展示着傲人的邱吉尔式纯金表链,住在纽约市郊曼彻斯特区占地190英亩、拥有12间卧房的乔治亚式的豪宅。他是一位呼风唤雨的共和党员,传说他有进军政坛的野心,在美国芭蕾舞剧团和大都会美术馆中分别担任要职。

博斯基作风迥异,他一反先前的套利交易员做法,毫无顾忌地宣扬他的工作性质和理念。他以促进市场运作的股市专家自居。1985年,他在《美国并购热潮》(*Merger Mania*)一书中,大力宣称套利交易可以促进一个“公平、流动且有效的市场”。他表示,“套利交易不是不当得利,套利交易员以智取胜,击败系统,并无秘诀可言……套利交易员之所以获利,单纯是因为他们冒险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功能”。他在《美国并购热潮》中以一篇撼动人心的宣言开宗明义:

我的宣言

在我珍贵的记忆中,我的父亲和人生导师威廉·H.博斯基(William H. Boesky, 1900—1964),在1912年,凭着一股勇气,由俄国的雅卡达林诺斯拉夫(Ykaterinoslav)来到美国。这一生影响我最深的是父亲的精神、他对人类福祉坚定的承诺,以及他强调学习是实践公平、慈悲与正义的最重要手段。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善尽个人天赋并回馈社会的最佳典范。

在他的启发下,我决定为有志于投身股市的人写这本书。也许他们会受到这本书的激励,进而相信凭着自信和决心,就能够实践梦想。但愿读者因为这本书而了解这一块伟大的土地上